



ル 5
1054



門外品
號 1054
卷

凡 5
1054

宋李文叔先生撰

洛陽名園記

文政戊子季冬鑄 全文館藏版



洛陽名園記序

余夙讀李文粹洛陽名園記愛其敘述明詳文辭雅馴而富名諸公之風韻園林泉石之勝致亦可以想像焉至其謂公卿大夫以一己之私自為而忘天下之治忽則掩卷而歎曰嗚呼文粹一代名士

各易名園已序

全文館藏



非通天理人情之蘊達古今盛衰之故
則其能發斯云乎夫趙氏隆寧之際
上明下良媿美漢唐降逮建中靖
國之間凶孽專權羣小阿黨軍國刑
政置之度外其所為不過於貪榮營私
競奢耽逸而已若使當時君臣能依文

牀之言制治於未亂思危於既安則豈
有他日胡羯猖獗二帝北狩之變哉
詩云無已太康傳云宴安鴆毒也余竊
欲使方今士大夫鑒之而知所警戒矣
松本生好學耽書抽此篇於毛晉秘
書中校讐補歲附以考證將刻梓而

公諸世。竊序於余。其感其志。為而功
 勤也。遂冠以昔日之緒。論松本生名。幸
 字子邦。江都淺草。墨人也。文政十二年歲
 次己丑正月牛旦

侍講學士成島司直



燕齋男谷孝書



洛陽名園記序

言無益於人倫。文無用於天下。則雖工。徒
 是浮辭虛語也耳。而君子不顧也。若宋李
 文叔氏洛陽名園記。則言簡而意有餘。寫
 實不加虛飾。雖似出乎偶然。遊興之餘。實
 是天下有用之文也。文叔氏云。天下之治
 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
 於園囿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余豈

徒然哉。予亦信知其不徒然。

本邦昇平二百餘年。文化日盛矣。東都內外。王公貴人臺榭園囿。藻飭宏麗。奇石佳木。蒼古清新。較諸彼洛陽名園。予知其必勝焉。然而何不有一文叔出而作東都名園記乎。又不知作之乎。雖作之。又不知其徒然乎。其不徒然乎。友人松本月痴。博學好古人也。而今刻文叔氏名園記。刻成徵

序於予。予素愛斯記之不徒然。故喜而序予序斯記。亦豈徒然哉。

文政戊子季冬

中齋居士山本公簡序

刻洛陽名園記序

頃日檢所藏津逮秘書。讀宋李文叔先生洛陽名園記。乃歎息曰。實名不虛立也。古今文士。誰不服斯記。而收在卷帙浩繁中。則世亦少得而觀者。斯文而不多有于世。豈不哀哉。此予所以刺斯記也。惜哉先生詩文。斯記外無復多傳者。禮記精義。歷下水記。亦唯名存耳。因斯記見之。先生經學文章。亦可想見矣。予嘗於諸書。有關

係先生事跡者。必自記之。今併刻之。若墨癖說。雜說。一二篇。亦誠寸金片玉也。誰不珍之。此一。小冊子。可謂文叔先生遺愛矣。然而斯記所在。何惟津逮秘書。記中有文字一二難讀者。不遑得諸書校之。欲斯刻之急出于天下也。

文政十一年冬十二月

淺草松本幸彥識

授字一作受是

李格非字文叔。濟南人。其幼時俊警異甚。有司方以詩賦取士。格非獨用意經學。著禮記說。至數十萬言。遂登進士第。調冀州司戶參軍。試學官。為鄆州教授。郡守以其貧欲使兼他官。謝不可。入補太學。錄再轉博士。以文章授知于蘇軾。嘗著洛陽名園記。謂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其後洛陽陷于金。人以為知言。紹聖立局。編元祐章奏。以為檢討。不就。戾執政意。通判廣

信軍。有道士說人禍福。或中出必乘車。昨俗信惑。格非遇之塗。叱左右取車中道士來。窮治其姦。杖而出諸境。召爲校書郎。遷著作佐郎。禮部員外郎。提點京東刑獄。以黨籍罷。卒年六十一。格非苦心工於詞章。陵轍直前。無難易可否。筆力不少滯。嘗言。文不可以苟作。誠不著焉。則不能工。且晉人能文者多矣。至劉伯倫。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辭。字字如肺肝出。遂高步晉人之

上。其誠著也。妻王氏拱辰孫女。亦善文。女清照。詩文尤有稱於時。嫁趙挺之。之子明誠。自號易

安居士 宋史

洛陽名園記序

山東李文叔記洛陽名園。凡十有九處。自富鄭公而終於呂文穆。其聲名氣焰見于功德者。遺芳餘烈。足以想像其賢。其次世位尊崇。與夫財力雄盛者。亦足以知其人經營生理之勞。又其次僧坊以清淨化度群品。而乃斥餘事。種植澤溉。奪造化之功。與王公大姓相軋。夫洛陽帝王東西宅。爲天下之中。土圭日影。得陰陽之和。嵩

洛陽名園記卷之四
少瀝澗鍾山水之秀。名公大人爲冠冕之望。天
匠地孕。爲花卉之奇。加以富貴利達。優游閒暇
之士。配造物而相嫵媚。爭妍競巧於鼎新革故
之際。館榭池臺風俗之習。歲時嬉遊聲詩之播
揚。圖畫之傳寫。古今華夏莫比。觀文叔之記。可
以知近世之盛。又可以信文叔之言爲不苟且。
夫識明智審則慮事精。而信道篤。隨其所見淺
深。爲近遠小大之應。於熙寧變更天下風靡。有

所謂必不可者。大丞相司馬公爲首。後十五年
無一不如公料者。至今明驗大效。與始言若合
符節。文叔方洛陽盛時。足迹目力心思之所及。
亦遠見高覽。知今日之禍。曰洛陽可以爲天下
治亂之候。又曰公卿高進于朝。放乎一己之私
意。忘天下之治忽。嗚呼可謂知言哉。文叔在元
祐官太學。丁建中靖國。再用邪朋。竄爲黨人。女
適趙相挺之子。亦能詩。上趙相。救其父云。何況

洛陽名園記序
人間父子情。識者哀之。今記稱潞公年九十。而杖屨東西。按太師丙午生。正紹聖乙亥歲。譴逐嶺表。立黨之二年。誣謗宣仁聖烈。廢降昭慈獻聖。羣陰已壯。芽孽弄權。宰相不必斥其名。後內相王明叟指言。紹聖當國之人。如操舟者。當左而右。當右而左。旁觀者爲之寒心。與文叔所言。放乎一己之私意。而忘天下之治忽。若相終始。愚故曰其言真不苟且也。噫。繁華盛麗。過盡一

時。至於荆棘銅駝。腥膻伊洛。雖宮室苑囿滌池。皆盡然一廢一興。循天地無盡藏。安得光明盛大。復有如洛陽衆賢佐中興之業乎。季父浮休侍郎詠長安廢興地有詩云。憶昔開元全盛日。漢苑隋宮已黍離。覆轍絲來皆在說。今人還起古人悲。感而思治世之難遇。嘉賢者之用心。故重言以書其首。紹興八年三月望日。幽國張琰德和序。

--	--	--	--	--	--	--	--	--	--

洛陽名園記

宋 濟南 李 格 非 撰

明 東吳 毛 晉 訂

大日本東都 松本幸彥重校刊

富鄭公園

洛陽園池多因隋唐之舊。獨富鄭公園最爲近。關而景物最勝。游者自其第東出。探春亭。登四景堂。則一園之景勝可顧覽而得。南渡通津橋。

洛陽名園記
上方流亭。望紫筠堂而還。右旋花木中有百餘步。走蔭樾亭。賞幽臺。抵重波軒而止。直北走土筠洞。自此入大竹中。凡謂之洞者。皆斬竹丈許。引流穿之。而徑其上。橫爲洞一。曰土筠。縱爲洞三。曰水筠。曰石筠。曰榭筠。歷四洞之北。有亭五。錯列竹中。曰叢玉。曰披風。曰漪嵐。曰夾竹。曰蕪山。稍南有梅臺。又南有天光臺。臺出竹木之杪。遵洞之南而東還。有臥雲堂。堂與四景堂竝。南

北左右二山背歷通流。尺坐此則一園之勝可擁而有也。鄭公自還政事歸第。一切謝賓客。燕息此園。幾二十年。亭臺花木皆出其目營心匠。故逶迤衡直。闔爽深密。皆曲有奧思。

董氏西園

董氏西園。亭臺花木不爲行列。區處周旋。景物歲增。月葺所成。自南門入。有堂相望者三。稍西一堂在大地間。逾小橋有高臺一。又西一堂。竹

環之中有石芙蓉。水自其花間湧出，閱軒牕四面，甚蔽。盛夏燠暑不見畏日，清風忽來，留而不去。幽禽靜鳴，各誇得意。此山林之景，而洛陽城中遂得之於此。小路抵池，池南有堂，面高亭。堂雖不宏大，而屈曲甚邃。游者至此，往往相失。豈前世所謂迷樓者類也。元祐中有留守，喜宴集于此。

董氏東園

董氏以財雄洛陽。元豐中，少縣官錢糧，盡籍入田宅城中二園。因蕪壞不治，然其規模尚足稱。賞東園北鄉入門，有栝可十圍，實小如松實，而甘香過之。有堂可居。董氏盛時，載歌舞游之，醉不可歸，則病此數十日。南有敗屋遺址，獨流盃寸碧二亭尚完。西有大池，中爲堂，榜之曰含碧。水四面噴瀉池中，而陰出之，故朝夕如飛瀑，而池不溢。洛人盛醉者，走登其堂，輒醒。故俗目曰

醒酒池

環溪

環溪。王開府宅園甚潔。華亭者。南臨池。池左右翼。而北過涼榭。復匯為大池。周圍如環。故云然也。榭南有多景樓。以南望則嵩高。少室。龍門。大谷。層峯翠巘。畢効竒於前。榭北有風月臺。以北望則隋唐宮闕樓殿。千門萬戶。岩堯璀璨。延亘十餘里。凡左太冲十餘年極力而賦者。可瞥目。

而盡也。又西有錦廳秀野臺。園中樹松檜花木千株。皆品別種列。除其中為島嶼。使可張幄次。各待其盛而賞之。涼榭錦廳。其下可坐數百人。宏大壯麗。洛中無逾者。

劉氏園

劉給事園。涼堂高卑。制度適愜。可人意。有知木經者見之。且云。近世建造。率務峻立。故居者不便。而易壞。唯此堂正與法合。西南有臺一區。尤

洛陽名園記
工緻方十許丈地。而樓橫堂列。廊廡回繚。闌楯周接。木映花承。無不妍穩。洛人曰爲劉氏小景。今析爲二。不能與他園爭矣。

叢春園

今門下侍郎安公。買於尹氏岑寂。而喬木森然。桐梓檜栢。皆就行列。其大亭。有叢春亭。高亭。有先春亭。叢春亭。出茶蘼架上。北可望洛水。蓋洛水自西。泓湧奔激而東。天津橋者。壘石爲之。直

力溜其怒而納之於洪下。洪下皆大石底。與水爭。噴薄成霜雪。聲聞數十里。予嘗窮冬月夜登是亭。聽洛水聲。久之覺清冽。侵人肌骨。不可留。迺去。

天王院花園子

洛中花甚多種。而獨名牡丹曰花王。凡園皆植牡丹。而獨名此曰花園子。蓋無他池亭。獨有牡丹數十萬本。凡城中賴花以生者。畢家于此。至

洛陽雜記 五
花時張幙幄列市肆管弦其中城中士女絕烟火游之過花時則復爲丘墟破垣遺竈相望矣今牡丹歲益滋而姚黃魏紫一枝千錢姚黃無賣者

歸仁園

歸仁其坊名也園盡此一坊廣輪皆里餘北有牡丹芍藥千株中有竹百畝南有桃李彌望唐丞相牛僧孺園七里檜其故木也今屬中書李

侍郎方朔亭其中河南城方五十餘里中多大園池而此爲冠

苗帥園

節度使苗侯旣貴欲極天下佳處十居得河南河南園宅又號最佳處得開寶宰相王溥園遂構之園旣古景物皆蒼老復得完力藻飾出之於是有欲憑陵諸園之意矣園故有七葉二樹對峙高百尺春夏望之如山然今朔堂其北竹

十恐下
字誤

萬餘竿。皆大滿二三圍。踈筠琅玕如碧玉椽。今
朔亭其南。東有水自伊水派來。可浮十石舟。今
朔亭歷其溪。有大松七。今引水繞之。有池宜蓮
荇。今朔水軒。板出水上。對軒有橋亭。制度甚雄
侈。然此猶未盡得王丞相故園。水東爲直龍圖
閣。趙氏所得亦大。朔第宅園池其間。稍北曰郊
廓陌。陌列七丞相之第。文潞公。程丞相宅旁。皆
有池亭。而趙韓王園獨可與諸園列。

趙韓王園

趙韓王宅園。國初詔將作營治。故其經畫制作。
殆侔禁省。韓王以太師歸是第。百日而薨。子孫
皆家京師。罕居之。故園池亦以扁鑰爲常。高亭
大榭。花木之淵藪。歲時獨廝養擁篲。負畚鍤者。
於其間而已。蓋人之於宴間。每自吝惜。宜甚於
聲名爵位。

李氏仁豐園

洛陽名園記 七
李衛公有平泉花木記百餘種耳。今洛陽良工巧匠批紅判白。接以他木。與造化爭妙。故歲歲益奇。且廣桃李梅杏蓮菊。各數十種。牡丹芍藥。至百餘種。而又遠方奇卉。如紫蘭茉莉瓊花山茶之儔。號為難植。獨植之洛陽。輒與其土產無異。故洛中園圃花木。有至千種者。甘露院東李氏園。人力甚治。而洛中花木無不有。中有四并。迎翠。濯纓。觀德。超然。五亭。

松島

松栢樅杉檜栝皆美木。洛陽獨愛栝而敬松。松島數百年松也。其東南隅雙松尤奇。在唐為袁象先園。本朝屬李文定公丞相。今為吳氏園。傳三世矣。頗葺亭榭。池沼植竹木。其旁南築臺。北構堂。東北曰道院。又東有池。池前後為亭臨之。自東大渠引水注園中。清泉細流。涓涓無不通。處在他郡尚無有。而洛陽獨以其松名。

東園

文潞公東園。本藥圃。地薄東城水。渺瀰甚廣。汎舟游者。如在江湖間也。淵映瀝水二堂。宛宛在水中。湘膚藥圃二堂間列水石。西去其第里餘。今潞公官太師。年九十。尚時杖屨游之。

紫金臺張氏園

自東園竝城而北。張氏園亦繞水而富竹木。有亭。四河圖志云。黃帝坐玄扈臺。郭璞云。在洛汭。

或曰此其處也

水北胡氏園

水北胡氏二園。相距十許步。在叩山之麓。瀝水經其旁。因岸穿二土室。深百餘尺。堅完如埏埴。開軒牕。其前以臨水上。水清淺則鳴漱。湍瀑則奔馳。皆可喜也。有臺榭花木。率在二室之東。凡登覽徜徉俯瞰而峭絕。天授地設。不待人力而巧者。洛陽獨有此園耳。但其亭臺之名。皆不足

載載之且亂實。如其臺。四望盡百餘里。而縈伊
繚洛乎其間。林木蒼蔚。烟雲掩映。高樓曲榭。時
隱時見。使畫工極思。不可圖。而名之曰玩月臺。
有菴。在松檜藤葛之中。闢旁牖。則臺之所見。亦
畢陳於前。避松檜。騫藤葛。的然與人目。檜會。而
名之曰學古庵。其實皆此類。

大字寺園

大字寺園。唐白樂天園也。樂天云。吾有第。在履

道坊。五畝之宅。十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
是也。今張氏得其半。為會隱園。水竹尚甲洛陽。
但以其圖攷之。則某堂有某水。某亭有某木。其
水其木。至今猶存。而曰堂曰亭者。無復彷彿矣。
豈因於天理者。可久而成於人力者。不可恃耶。
寺中。樂天石刻存者尚多。

獨樂園

司馬溫公在洛陽。自號迂叟。謂其園曰獨樂園。

園卑小不可與他園班。其曰讀書堂者數十椽。屋澆花亭者益小。弄水種竹軒者尤小。曰見山臺者高不過尋丈。曰釣魚菴。曰採藥圃者。又特結竹鈔落。蕃蔓草爲之爾。溫公自爲之序。諸亭臺詩頗行於世。所以爲人欣慕者不在於園耳。

湖園

洛人云。園圃之勝不能相兼者六。務宏大者少幽邃。人力勝者少蒼古。多水泉者艱眺望。兼此

六者。惟湖園而已。予嘗游之。信然。在唐爲裴晉公宅園。園中有湖。湖中有堂。曰百花洲。名蓋舊。堂蓋新也。湖北之大堂。曰四并堂。名蓋不足。勝蓋有餘也。其四達而當東西之蹊者。桂堂也。截然出於湖之右者。迎暉亭也。過橫地披林莽。循曲徑而後得者。梅臺。知止庵也。自竹逕望之。超然。登之。脩然者。環翠亭也。眇眇重邃。猶擅花卉之盛。而前據池亭之勝者。翠樾軒也。其大略如

此若夫百花酣而白晝眩。青巖動而林陰合。水靜而跳魚鳴。木落而羣峰出。雖四時不同。而景物皆好。則又其不可殫記者也。

呂文穆園

伊洛二水。自東南分注河南城中。而伊水尤清徹。園亭喜得之。若又當其上流。則春夏無枯涸之病。呂文穆園在伊水上流。木茂而竹盛。有亭三。一在池中。二在池外。橋跨池上。相屬也。洛陽

又有園池。中有一物特可稱者。如大隱莊梅。楊侍郎園流杯。師子園師子是也。梅蓋早梅。香甚烈而大。說者云。自大庾嶺移其本至此。流杯水雖急不旁觸。爲異。師子非石也。入地數十尺。或以地攷之。蓋武后天樞銷鑠不盡者也。舍此。又有嘉猷會節。恭安。溪園等。皆隋唐官園。雖已犁爲良田。樹爲桑麻矣。然宮殿池沼。與夫一時會集之盛。今遺俗故老。猶有識其所在。而道其廢

興之端者。游之亦可以觀萬物之無常。覽時之
倏來而忽逝也。

龍一作龍

常一作當

論曰。洛陽處天下之中。挾穀澗之咀。當秦
瀧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
地也。天下常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先受
兵。予故嘗曰。洛陽之盛衰者。天下治亂之
候也。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
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

踐一作蹴

一無者字

園一作園

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踐。廢而
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為灰燼。
與唐共滅。而俱亡者。無餘處矣。予故嘗曰。
園圃之廢興。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
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
候於園圃之廢興。而得得則名園記之作
予豈徒然哉。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
乎以一己之私。自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

也一作已

退享此樂得乎。唐之末路是也。

昔人記載山川園林之勝。稱洛陽為天下第一。顧即不乏少文之興。而銅狄已不可問矣。及讀伽藍名園二記。雖文筆差殊。而感慨係之。中州風景尚依然在。目也。因合刻以公之同好。晉王右軍。慨想成都。作周益州帖。展斯編者。亦可當卧遊矣。湖南毛晉識。

附錄

吾郡李文叔格非。元祐黨人文士也。其著作。自洛陽名園記外。不多見。頃從墨莊漫錄。得其所著墨癖說。及雜書二篇。錄之以備文獻云。客出墨一函。其製為璧。為丸。為手握。凡十餘種。以錦囊之。說曰。昔李廷珪為江南李國主父子作墨。絕世。後二十年。乃有李承晏。又二十年。有張遇。自是無繼者。自吾大父始得兩丸于徐常侍鉉。

宋釋類鈔作破墨癖說

者字下宋釋類鈔有矣字

類鈔金字
下有黃字

全千是下有以
兩手當心五字
全敢議下有然
余私怪四字

其後吾父為天子作文章。書碑銘。法當賜金。或天子寵異則以此易之。余于是捧硯惟謹。不敢議。闕三字余用薛安潘谷墨三十餘年。皆如吾意。不覺少有不足。不知所謂廷珪墨者。用之當何如也。他日。客又出墨。余又請其說。甚辯。余曰。吁。余可以不愛墨矣。且子之言曰。吾墨堅。可以割。然吾割當以刀。不以墨也。曰。吾墨可置水中。再宿不腐。然吾貯水當以盆。營不以墨也。客復曰。

全何字下有昔字百
年下有墨哉二字

全未字作何字
全墨也下有唯是說
刷碑印文書人乃常
常少墨耳客心欲取
勝曰二十一字而固
無客字
全雜字下有錯以字

凡世之墨。不過二十年膠敗。輒不可用。今吾墨。可百餘年不敗。余曰。此尤不足貴。余墨當用二三年者。何用百年。客辭窮。曰。吾墨得多色。凡用墨一圭。他墨兩圭。不逮。余曰。余用墨。每一二歲。不能盡一圭。往往失去。輒易墨。未嘗苦少墨也。客曰。吾墨黑。余曰。天下固未有白墨。雖然。使其誠異他墨。猶足尚。乃使取硯。屏人。雜他墨書之。使客自辨。客亦不能辨也。因恚曰。天下奇物。要

全當字下有自字

當有識者。余曰此正吾之所以難也。夫砥砭之所以不可為玉。魚目之所以不可為珠者。以其用之才異也。今墨之用在書。苟有用于書。與凡墨無異。則亦凡墨而已。烏在所可寶者。嗟乎。非徒墨也。世之人。不考其實用。而眩于虛名者多矣。此天下寒弱禍敗之所由兆也。吾安可以不辯。又雜書論左馬班韓云。馬遷之視丘明。如麗倡黠婦。清歌緩舞。間以諧笑。傾蓋立至。亦可喜

全辯字下有於墨二字

全然字下有而字
全女字下有方且二字
全裴回作花洞
全窺之下有雖失氣疾婦不食以死而十字

全里字下有即至也三字

矣。然不如絕代之女。却鉛黛。曳縞紵。施帷幄。裴回微吟于高堂之上。使淫夫穴隙窺之。終不敢意其啓齒而一笑也。班固之視馬遷。如韓魏之壯馬。短鬣大腹。服千鈞之重。以策隨之。日夜不休。則亦無所不至矣。而曾不如騾褭之馬。方且脫驤逸。駕驕嘶。顧影俄而縱轡。一騁千里。此類鈔有
范曄之視班固。如勤師勞政。手胝簿版。口倦呼叱。毫舉縷詰。自以為工。不可復加。而僅足為治。曾不如武健之吏。不動聲色。提一二綱目。韓愈群吏為之趨走。而境內晏如也。六十四言

洛陽名園記附錄

卷

全文館藏

全班固
作范曄

全遇字下
有夫字

全至字下有數
顧其左右偃蹇
侮笑無少敬其
主之容十六字

之視班固。如十室之邑。百家之聚。有儒生崛起。于蓬華之下。詩書傳記。鏘鏘常欲鳴于齒頰間。忽遇奕世公卿。不學無術之子弟。乘高車。從虎士。而至。雖鄙惡而體已下之矣。又云。余嘗與宋遐叔言。孟子之言道。如項羽之用兵。直行曲施。逆見錯出。皆當大敗。而舉世莫能當者。何其橫也。左丘明之于辭令。亦橫。自漢後千年。惟韓退之之于文。李太白之于詩。亦皆橫者。近得眉山

箕箒谷記。經藏記。又今世橫文章也。夫其橫乃其自得。而離俗絕畦徑間者。故衆人不得不疑。則人之行道作文。政恐人不疑耳。香祖筆記

墨客揮犀云。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公出師表。李令伯陳情表。陶淵明歸來引。沛然如肺肝流出。殊不見有斧鑿痕。數君子在後漢之末。兩晉之間。未嘗以文章名世。而其詞意超邁如此。蓋文章以氣為主。氣以誠為主。故老杜謂之

詩史者。其大過人。在誠實耳。蘇文忠公詩。李格非文叔。易安之父也。嘗著洛陽名園記。不見其詩。露書載其臨淄懷古絕句。云。擊鼓吹竽七百年。臨淄城闕尚依然。如今只有耕耘者。曾得當時九府錢。頗可誦。香祖筆記

墨莊漫錄云。李格非文叔作歷下水記。敘述甚詳。文體有法。惜不與洛陽名園記並傳。

宋閨秀李清照。號易安居士。吾郡人。詞家大宗。

其集名漱玉。而詩不槩見。兄西樵昔撰然脂集。采摭最博。止得其詩二句。云。少陵也是可憐人。更待明年試春草。此外了不可得。陳士業寒夜錄。乃載其和張文潛浯溪碑歌詩二篇。未言出于何書。予撰浯溪考。因錄入之。詩云。五十年功如電掃。華清花柳咸陽草。五坊供奉鬪鷄兒。酒肉堆中不知老。胡兵忽自天上来。逆胡亦是姦雄才。勤政樓前走胡馬。珠翠踏盡香塵埃。何為

此間似有脫文
而無別本可以
校者姑仍舊

出戰輒披靡。傳置荔支多馬死。堯功舜德本如
天安。用區區紀文字。著功銘德真陋哉。乃令神
鬼磨山厓。子儀光弼不自猜。天心悔禍人心開。
夏為殷鑒當激戒。簡策汗青今具在。君不見當
時張說最多機。雖生已被姚崇賣。又驚人興廢
傳天寶中興碑上。今生草不知負國有奸雄。但
說功成尊國老。誰令妃子天上來。號秦韓國皆
天才。苑中羯鼓玉方響。春風不敢生塵埃。姓名

此條亦恐有脫
文俟他日考正

誰復知安史。健兒猛將安眠死。去天尺五抱甕
峰。峰頭鑿出開元字。時移勢去真可哀。姦人心
醜深如崖。西蜀萬里尚能返。南內一閉何時開。
可憐孝德如天大。反使將軍稱好在。嗚呼奴輩
胡不能。道輔國用事張后尊。祇能道春薺長安
作斤賣。右二詩未為佳作。然出婦人手亦不易。
矧易安之逸篇乎。故著之。
筆記

李易安賀人孿生。啟中有云。無午未二時之分。

有伯仲兩楷之似。既繫臂而繫足。實難弟而難兄。玉刻雙璋。錦挑對祿。注曰。任文二子。孿生。德卿生於午。道卿生於未。張伯楷仲楷兄弟。形狀無二。白汲兄弟。母不能辨。以五絲繩一繫於臂。一繫於足。宋稗類鈔

李氏格非禮記精義宋志十六卷未見

衛湜曰。李文叔精義。就曲禮檀弓。王制喪服小記。大傳。少儀。學記。樂記。雜記。喪大記。祭法。

十一篇中。隨所見為之義。經義考

四庫全書簡明日錄 洛陽名園記一卷

宋李格非撰。或題李廌者。誤也。是書記洛中

諸家別墅。凡十九所。叙述頗為雅飭。按李廌字方叔。

誤混李格非文叔亦可笑

謝疊山云。名園特遊觀之末。今張大其事。恢廣其意。謂園囿之興廢。乃洛陽盛衰之候。洛陽之盛衰。乃天下治安之候。是至小之物。關係至大。

有學。有識。方能為此文。吳至公之論。胡秋宇云。天下治亂。關於盛衰興廢。理數自然。此記因盛而逆料其衰。因興而追憶其廢。俯仰之間。寄一感慨。而文字變化。亦極其趣。右二條文章軌

範所載書名園記後文評語

么麼小題。發出如許大論。大儒眼中固無細事。大儒胸中固無小計。大儒手中固無瑣筆。定當

如此。金人瑞天下才子必讀書名園記論文評

李文叔書戰國策後

戰國策所載。大抵皆從橫捭闔。譎誑相軋。傾奪之說也。其事淺陋不足道。然而人讀之。則必尚其說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辭之勝。移之而已。且壽考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便利得意者。天下之所欲也。然激而射之。或將以致人之憂。死亡憂患貧賤苦辱棄捐亡利失意者。天下之所惡也。然動而竭之。或將以導人之樂。至於

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縱之以陽。閉之以陰。無非
微妙難知之情。雖辯士抵掌而論之。猶恐不白。
今寓之文字。不過一二言。語未必及。而意已隱
然見乎其中矣。由是言之。則爲是說者非難。而
載是說爲不易得也。嗚呼。使秦漢而後。復有爲
是說者。必無能載之者矣。雖然。此豈獨人力哉。
蓋自夏商積制作。以至于周。而文物大備。當其
盛時。朝廷宗廟之上。蠻夷窮服之外。其禮樂制

度。條施目設。而威儀文章。可著之簡冊者。至三
千數。此聖人文章之實也。及周道衰。寢滯陵遲。
幽厲承之。于是大壞。然其文章所從來既遠。故
根本雖伐。而氣燄未易遽熄也。于是浮而散之。
鍾于談舌。而著於言語。此莊周屈原孫武韓非
商鞅與夫儀秦之徒。所以雖不深祖吾聖人之
道。而所著書文辭。駸駸乎上薄六經。而下絕來
世者。豈數人之力也哉。今戰國策。宜有善本傳

於世而舛錯不可疾讀。意天下之于至寶常不欲使人易得。故愚不復竄定。而其完篇皆以丹圈其上云。

金石錄後序

李易安

予以建中辛巳歸趙氏。時丞相作吏部侍郎。家素貧儉。德甫在太學。每月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嚼。後二年。從官便有窮盡天下古文奇字之

致。傳寫未見書。買名人書畫古奇器。有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萬。留信宿。計無所得。卷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及連守兩郡。竭俸入以事鉛槧。每獲一書。即日勘校裝輯。得名畫彝器。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盡一燭為率。故紙札精緻。字畫全整。冠於諸家。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推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勝負。為飲茶先後。中則舉杯大笑。或

至茶覆懷中不得飲而起。凡書史百家字不刊
缺本不誤者輒市之。儲作副本。靖康丙午。德甫
守淄川。聞虜犯京師。盈箱溢篋。戀戀悵悵。知其
必不爲己物。建炎丁未。奔太夫人喪南來。計長
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印本重大者。畫之多
幅者。器之無款識者。已。又去書之監本者。畫之
平常者。器之重大者。所載尚十五車。連艦度淮
江。其青州故第所鎖十間屋。期以明年具車載

之。又化爲煨燼。已酉歲六月。德甫駐家池陽。獨
赴行都。自岍上望舟中告別。予意甚惡。呼曰如
傳聞城中緩急。奈何。遙應曰。從衆。必不得已。先
棄輜重。次衣衾。次書冊。次卷軸。次古器。獨宋器
者。可以負抱與身俱存亡。忽忘之。徑馳馬去。秋
八月。德甫以病不起。時六宮往江西。予遣二吏
部。所存書一萬卷。金石刻二千本。先往洪州。至
冬虜陷。洪遂盡委棄。所謂連艦渡江者。又散爲

雲煙矣。獨餘經小卷軸。鼎鼎十數。及南唐書數篋。偶在卧內。歸然獨存。上江既不可往。乃之台温之衢。之越之杭。寄物於嵯縣。庚戌春。官軍收叛卒。悉取去。入李將軍家。歸然者十失五六。猶有五十麓。挈家寓越城。一夕為盜穴壁。負五麓去。盡為吳說運使錢價得之。僅存不成部帙。殘書策數種。忽閱此書。如見故人。因憶德甫在東萊靜治堂。裝標初就。芸籤縹帶。束十卷作一帙。

日校二卷。跋一卷。此二千卷。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澤如新。墓木已拱。乃知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亦理之常。又何足道。所謂區區記其終始者。亦欲為後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時紹興四年也。

蕭漢冲曰。叙次詳曲。光景可觀。存亡之感。更悽然言外。

祝枝山曰。有此文才。有此智識。亦閨閣之傑。

也

唐子畏曰。李易安。名清照。濟南人。宋李格非之女。適東武趙抃之子明誠為妻。明誠字法甫。法甫蚤卒。再適張汝舟。未幾反目。有啟與綦處厚云。猥以桑榆之晚景。配茲駟儂之下材。傳者無不笑。有漱玉集三卷。行於世。佳句甚多。茲金石錄序乃其一班耳。古今文致

裔夷以勢役
逸史作靖康
後三字

洛陽名公卿園林為天下第一。裔夷以勢役祝融。回錄盡取以去矣。予得李格非文叔洛陽名園記。讀之至流涕。文叔出東坡之門。其文亦可觀。如論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圃之廢興。其知言哉。秘書所叔邵氏聞見後錄

名園
記引

晉王右軍。聞成都有漢時講堂。秦時城池門屋樓觀。慨然遠想。欲一遊目。其與周益州帖。蓋所

致意焉。近時呂太史有宗少文卧遊之語。凡昔人紀載人境之勝為一編。其奉祠毫社也。自以為譙沛真源恍然在目。視充之太極。嵩之崇福。華之雲臺。皆將卧遊之。噫嘻。弧矢四方之志。高人達士之懷。古今一也。顧南北分裂。蜀在境內。惟遠。患不往爾。往則至矣。毫充嵩華。視蜀猶爾。封也。欲往其可得乎。然則太史之情。其可悲也已。予近得此記。手為一通。與東京記。長安河南

志。夢華錄。請書竝藏。而時自覽焉。是亦卧遊之意云爾。永嘉陳瑗伯玉書。逸史

考異

富鄭公園 自其第東出。秘書所收邵氏聞見後錄東作西 可

顧覽。邵氏後錄作顧可覽 曰漪嵐。後錄作漪 與四景堂並

後錄並作相○按舊應相並而此脫相字彼脫並字 闔爽。後錄闔作園

董氏西園 亭臺花木。後錄木字下有元字 周旋。全作相疑因

望者三。全望字作重字 一堂在大地間。全地作池 迷樓者

洛陽名園記附錄

類也全無類也二字石芙蓉逸史所收名園記容作蓉

董氏東園 榜之曰含碧邵氏後錄無之字 目曰醒酒

池後錄作目為醒酒也

環谿 故云然也後錄無然也二字 延亘全無延字 為島塢

全塢作嶼 可張幄次全幄作樂無次字 待其盛全待作時

劉氏園 見之且云後錄無之且二字 有臺一區全無一區

二十許大地而作也 他園全園字上有全字

天王院花園子 張幙幄後錄作幙 姚黃魏花全無

黃字而有魏花愈難得五字

歸仁園 七里檜後錄里作星 此為冠全為作其

苗帥園 遂構之後錄構作購 皆蒼老全老作然 如山然

全無然字 皆大滿二三圍全無皆字大字上有比其字 疎筠琅

玕全筠作密 宜蓮荇全荇作荷 未盡得王丞相全得字下有之

字而無王字 皆有池亭此句以下作尚不可與趙韓王園比九字 十居

十字逸史作卜字是

趙韓王園 國初詔將作後錄國字上有開字 負畚鍤者

各易名園已符錄

十八

全交官歲

全交官歲

洛陽名園記附錄

於其間全無者蓋人之全人

李氏仁豐園 遠方奇卉後錄奇五亭全五

松島 今為吳氏園後錄為作李文定公全無

東北曰道院全無尚無有而洛陽全無

東園後錄園灑水全灑湘膚全膚二堂間列水

石全間字下有之

紫金臺張氏園 繞水後錄繞

水北胡氏園 穿二土室後錄室凡登覽全覽

有而漱全作烟雲全作避松檜騫藤葛的然

與人目檜會全無是人目檜逸史無檜字

相會檜恐

大字寺園 千竿後錄竿字攷之則全則字下

字 其水其木全無是猶存全存不可恃邪全

也作 石刻存者全無石字及

獨樂園 數十椽屋後錄無曰見山臺者全無

曰釣魚菴全曰字上曰采藥圃全無結竹杪

各易名園已附錄

十九

全文官歲

全抄自為之序諸亭臺詩頗全之字作記字無序諸亭臺四

字詩字上有
有字無頗字

湖園 少蒼古後錄少作艱眺望全艱宅園全

宅湖中有堂全堂名蓋舊堂蓋新也全無是

堂名蓋不足勝蓋有餘也全無是四達而當

東西全當作旁 眇眇全作猶擅全猶翠樾軒逸史

白晝眩後錄眩又其不可殫記全無

呂文穆園 注河南後錄注作徑竹盛全盛一

物全物下有溪園等全無今遺俗全無是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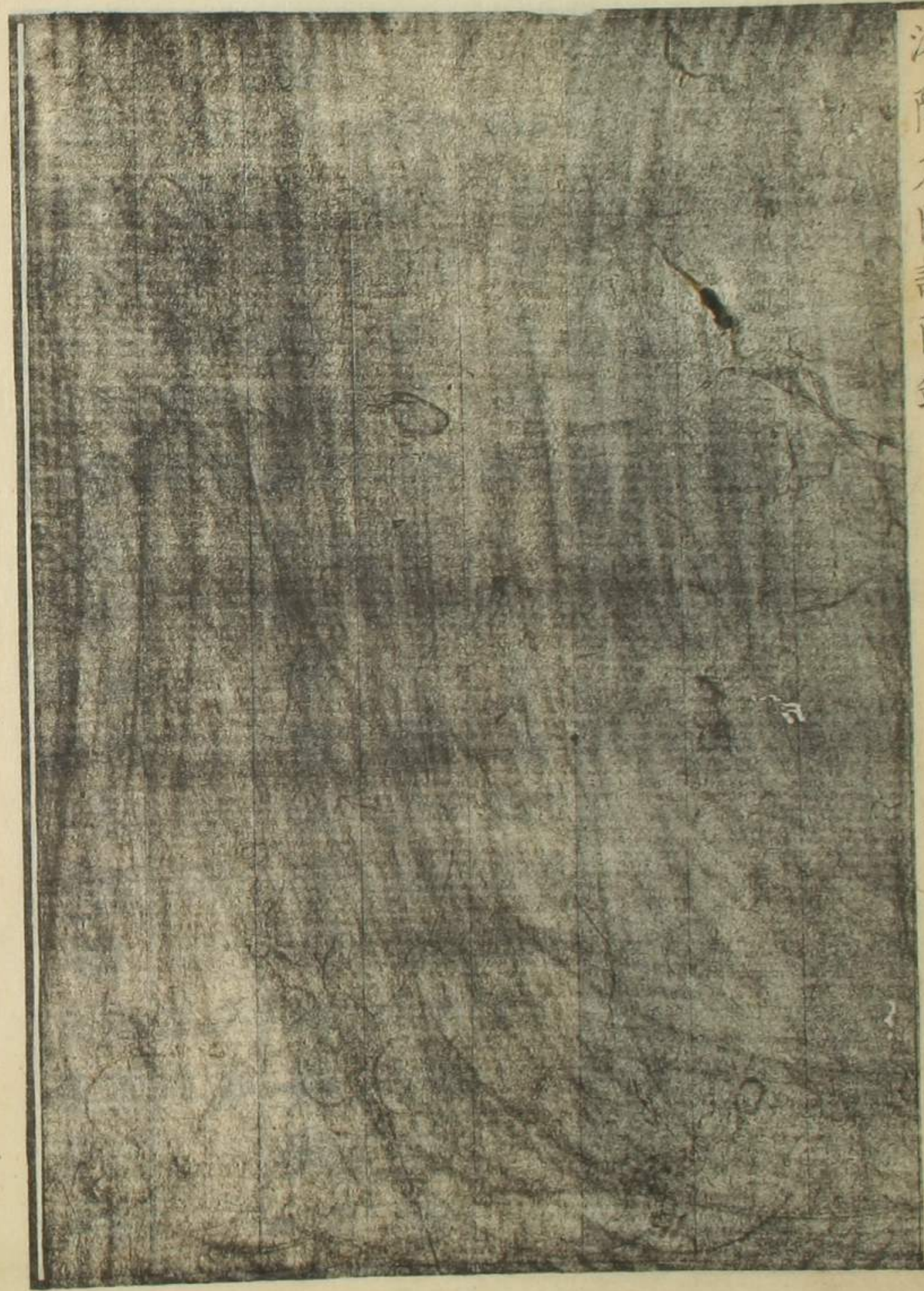
之倏來全時下

論文 故嘗後錄無嘗千有餘邸全邸廢興全

興廢下 得得全無一公卿大夫方全方放乎

以一已之私諸本無是也逸史也字





製本所

江戸淺草新寺町

和泉屋庄次郎

全 御藏前元旅籠町

田中屋長藏

全 所

大村屋吉右衛門

全 並木町

鴈金屋次兵衛

全 下谷廣徳寺前通

英屋幸吉

